B. H. MU CHINESE LIBRARY

曹能始先生小品題詞

士胸中不能往來千古人眼底不能曠矚九點烟則其見必不大思必不遠論不必暢故子長讀父書已

心有義軒又必方舟匹馬
歷九區核其事實擴其胸
次史記一書遂爲史宗乃
今則有曹能始先生也者
先生弱冠遍籍栖遲冷署

得恣覽古今又以大行權
相如之傳跡幾半天下足
之所詣目詣焉足之所不
至而書所誌者目注而神
會焉既集有一統勝志復

有十二代選詩業得一世
之人物土風川嶽形勝更
又質千古興衰治忽臧否
是非以大吾見遠吾思暢
吾議論方寸之中千古四

海具足其爲文章寧在子
長下哉集不勝錄僅拔其
小品之佳者要亦融千古
治四海而出之者也
㫖

崇禎壬申冬日錢塘雨侯

陸雲龍漫題

雲龍

雨侯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鄒汝愚先生遺稿序
○○○古文自序
○○○陳道掌目箋序
○○○林初文詩選序
○○○王生秋吟八哀序
○○○尹恒屈詩序

○○○閩中二子詩序
○○○送呂叅知分守河内詩序
○○○丘生稿序
○○○錢伯庸文序
○○○洪崖游稿序
○○○洪汝含鼓山游紀序
引
○○○題黔陽公配吳母畫意小引
記

○○○春風樓記
○○○游武夷記

曹節婦傳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碑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文

○○○壽丁亨父奉常五十
○○○鄭母九十壽文

傳

○○○孝子黃天祿傳

啓

○○○復同寮

○○○冬至復同寮

○○○生日復同寮

○○○生日復武職

○○○年節復武職

○○○謝南大理

○○○謝金陵諸友

書

○○○答畢見素

疏

○○○洪山起十方堂疏

○○○石頭菴募米疏

○○○密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鷲峯寺前脩路疏

引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墓誌銘

○○○寧化温泉丘君墓誌銘
○○○内江喻在義墓誌銘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祭文

○○○祭梅子馬文
○○○祭徐惟新文

跋

○○○葉君節秋懷詩跋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一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陸府治玄功評

鄒汝愚先生遺稿序

長松之下應有清風

予覩古之忠臣烈士片言隻字取珍當時垂範後世固重其人也歟而其言亦有足重者夫忠烈之性得自天者獨完必有一段激昂直遂之氣蟠結于胸中而不可以抑遏恒先時而鳴觸事而發以期得當而報主知匡世道有所建立于時雖爲世

借使有道可進是意氣而非忠烈矣

諷爲良臣則忠亦非可預擬

所不容而卒遇缺折其光芒陸離終不可以泯沒要之君德爲之一光而世道亦終賴焉或者譏其不善用乃欲進之以道此非眞知人者也亦非知言者也何則夫造物亦至大矣中和之氣稱咸備矣然使其光風霽日不寒不暑可以運四時而成歲功亦何必爲驕陽沍陰雷電霜雪之迭見哉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極盛之中有至衰者伏焉人情安于所習以爲固然而倅不可動變自非察幾于微茫之表轉圜乎瞬息之中者烏能有濟此必

不究其用只是可惜

非手足之力也猶夫造物之欲變化亦非𥀵積之功也必其宜之于聲而發之于言者疾也故善知言者知其根心以及政事知其順理而成文章又知其無小大無古今而皆足以發之不與世俗同

予觀蜀中鄒汝愚之遺稿故自𥘉𥘉而封事制義爲詩爲文咸在焉先生之官非言官也其時則盛時也貶而至死之年尚不滿乎三十也眞若賈長沙之痛哭流涕于漢庭而不能以一朝居屈子平之行歌自放于江潭而不能以一息忘者豈非

忠烈之性自天植之也歟其所撰著神苞骨立有奇氣而無剩字不與世俗同又非由中之言足以發之也歟先生客死稿佚甚多其友人順德守吳獻臣收之僅見于此今其同鄉張侍御閩思重刻以傳于世不可不爲知所重者矣

天下之危偏在厝薪積火上下恬熙不知蠱壞已極明者見未然豈是逞少年意氣一擊沽名者哉僅以直言揣先生誠是皮相

繁簡便異矣

擗世者此
么旦奈可

○○○古文自序

曹子曰古文時文無二理也秦漢之文無以異于今日之文也古之文也簡而質今之文也繁而無當古之文也序記傳贊之類各有根致今之文也不暇辨析而成一論體古之文也是是非非義例甚嚴今之刻薄者隱譏誹闒茸者濫誇與而已矣然則謂予之文其能無剩語與無變體與又能是非之當于人心與而俱未之能也是猶未免有時相也雖然此意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存也噫是

事皆然寧獨文矣予旣以舉業翻刻署中與蜀生相切劘復取其古文之近于時義者以廣之夫惟欲其與時文相近也則亦不厭其爲時矣

高者苟且以徇求異者阿邀以獻媚狂譎者叫罵以博名今安所得文字哉若策論體猶是有體文字亦當亟取之

經生何嘗不治講章只不能向講章用尋出路耳

陳道掌日箋序

今之制義大都似戰國策韓非子殊乏雍容閒雅之度聊免拘迂腥腐之氣然驟而觀之則夫意見層生鋒稜疊出若見以爲可喜倘令數人人數篇而覆之乃不覺其坑塹之壁伎倆之窮須令急吐之而後巳何者眞趣少也講章家邇制義之根柢經生而治講章者十無二三矣經生而不治講章猶農夫之不治穀種醫者之不究病源也欲其有收而奏效不亦難乎然講章必求爲可解而今之

除切聖賢俱無可肖不獨申韓也

但講章先不曾治講章

制義必求為不可解講章必求肖聖賢之吻而今之制義必求肖申韓辨士之吻由門而分途久矣治之不必効而不治反可以鬭捷此其所以轉不相關也但講章家亦易落套其于理趣本自茫然而好為新奇之說以惑人要之皆昔人之唾餘亦非獨得之見也乃自為惑而以惑人者也予觀陳道掌之目箋不拘拘于字櫛而句剖者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剖證之而自有躍然之妙蓋理以日新機以時現自然不落坑塹中謂經生之于是取

精多也可謂道掌之自成一家言也亦可只在尺幅中看風氣何曾在講章上論是非不源之泥雖使蕩成波濤漾成紋縠瞬息耳。作時息之業而不必求聖賢之心柰何相干惑已耳。

一轉感慨寄之

林初文詩選序

夫士之有才猶女之有色必其脩之于身藏之于家者非一日矣而後爲玉帛之所致媒氏之所營也苟其上乏明王之夢而下鮮君子之求則甘于枯槁無用不敢自表見不然士有才而必用女有色而必售則知已不足重而入宮不見妬矣得乎哉閩中有林初文孝廉者才士也其在公車也不欲以庸孝廉自處好爲人排難觧紛乃以無心獲罪于獄中作文若干首司寇謝公大奇之而察其

君之見疑乎抑其自速禍也

然授相知此事之所以敗也

非罪也出之于縲絏之中君又恥于失其故物不欲乞恩求復還有邊海之役纍上書進奇策不報又汲汲講事誥于兵食願以其身列戎行練甲兵固根本之地爲一旦備緩急竟爲疾者所纏觸憲而死噫亦足悲矣今天下本無事也即有事矣未嘗乏人也一事之起千百人之功名也恐之者衆而持之者有矜色肯授一不相知之人乎我以計畫干之彼亦謬爲傾倒而目曰才士才士者不用之扃鑰也間得一二策善且襲爲巳有唯恐我之奄

當扶用人者之忌

參游題目之

傷見之尚欲求用乎予大悲夫君之不早見也予不獲與君游而後乃與君之子游因是以悲君君獄中之文予少時見之其爲文也多所自況蓋亦灼灼乎事理矣其不免命也君之詩䫉眉篇最著司寇以之自比海月賦者予與君之子相見迺得讀之竊歎司寇爲知言他所作多散佚君之子裒輯一帙梁溪尤君時純付諸梓以序問予予拈其數語如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柳樹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曉煙常帶雨

夜月怨啼禽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行人遙指
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凉風吹衣裳獨憐山
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裏一任子規啼皆絕
酸楚寥落可詠可傳益想像其有才不偶之狀而
汲汲知已于世也或曰初文之詩所見稱者謝得
其大而子得其細尤得其全而子得其偏是予前
娓司寇而後娓時純矣時純者亦與君之子游者
也。

莫疑頻按劍盡世是荆玉知忌我者猶是知我

者也讀其策而不知其云何且寸寸之鐔不

免有失之謝與亢處安望世容之也　先生

謂得一二善而襲之是猶以藏孫之賢待世。

王生秋吟八哀序

夫宋玉有悲秋之賦獨取別懷隱侯有八詠之章非關一序惟情以相生故文之不嫌於互見也信州王生常以無衣之客爲無家之游於時朱明旣謝素節伐典霖雨泥而成露落葉藉乎衰草商飈凉月對之能無斷腸旅鴈候虫聞之能無墜淚悲哉秋乎雖更四序以代移若爲一人而增慘也於是援筆抽緒而吟八章命意則新體裁倣古夫秋則哀矣而哀以禁之心則鬱矣而聲以暢之雖比

咸陽布衣情異千乘而要客舍馮驩悲同一鋏云爾。

雋爽之氣更肅于秋

○○○尹恒屈詩序

語云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志難得也余數奔走道路遊于山川間未嘗不亟求友之思而危獨立之嘆也去年從豫章來登匡廬泛彭蠡凌天門躡采石秋盡始秖秣陵遇蜀尹武部恒屈恒屈已有先容予者見遲良久余躡而得恒屈而後喜可知也于是予與恒屈稱莫逆予本投閒恒屈好嬾予性傲佛恒屈清齋其爲趣況一也予之所友恒屈之友恒屈之友卽余之友其爲交游一也臨池談藝

眞客途同調

同以不期稱云知已

必盡短長對奕銜杯迭爲勝負其爲犄角一也高臺流水引眺何極春花秋月命賞都遍其爲留連一也夫人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則莫不同矣因其所異而異之則莫不異矣予與恒屈之爲人有不期同而同者焉而其爲詩惟日求異以致其同者焉今恒屈之詩何如哉其在楚者非乎在蜀者也在金陵者非乎在楚者也蓋駸駸日異而歲不同矣古之人如是也其可量乎哉予乃走數年往來幾千里始見此人耳恒屈今別去將歸蜀迴流而

落月滿屋梁應有新裁句

上直指江源其自三山九華以至潯陽鍾蠡之間則余去年未見恒屈時路也其自武昌荊門以至巫峽綿亘之鄉則恒屈昔年未見余時路也風景不同山川如昔懷人天末扣舷而歌予知又有不容已于言者矣

妙在求異以致其同方得成一家言不則失却自己面目矣

詩以窮工

遊回不可少

閩中二子詩序

閩中二子皆布衣之徒也言詩者曷以多稱布衣云蓋其窮而易書心便一無軒冕束縛便二無傜客祭禮便三無典要期會便四挾此四者之便又懼其卑而易沒卑而不貴也則不得不托之游于以探山川之形察物宜之變攬跡於古人壽盟而詩彥使其道有所寄焉不至於湮滅而不稱夫有所托矣則遊遊則我與物交交則其情動其情動又烏已於言此二子之詩所爲作也夫二子者亦

遯得偶自
征可以忘
勞可以平
近俗客

嘗之燕矣之秦矣之齊之楚矣之吳之越矣其所如多不合而窮在一介行李屝屨之往來也而無束縛在不好干謁其天性然而無俗客繁禮在乘興而來興盡而返而無與要期會在故其賦勝也有以拒其奇其體物也有以奪其象其懷古也愴乎其悲其命侶也篤乎其誼蓋不能漫然而無托則不能獨立而無偶不能獨立而無偶則不能覊然而無情如是而言謂之有乎乎則貞吉而悔亡矣而遯之時義大矣哉是故易損之三爻曰一人

聃齖 毅頎

行則得其友二子似之同人之第五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集有焉二子者林叔度吳元翰皆莆人

布衣之詩不懼其狎懼其卑瑣狹隘遊以暢之更能藐大人以自得之豈難巨擘一時

世濟之疵盡爲揭出

參知以司理爲銓部已外轉故有此數點

○○○送呂參知分守河內詩序

夫世家之子，青妙之年，或貴而不文，文而不美，或自好有餘而鮮適用之才，或容人不足而致虛憍之誚，蓋缺焉者多，而兼焉者少矣。餘姚呂公者，南國良金，會稽美箭，業傳韋氏經，習戴生，夙負賈誼之名，遂登郄詵之第。潘安入洛，果擲盈車，衛玠度江，人觀如堵。宣城理郡，何如謝脁風流；吏部參司，便擬山濤識度。燕臺駿骨，朝費黃金；趙郡蛾眉，夜分白璧。潯陽司馬，漫聞江上琵琶；滁邑醉翁，豈在

樾冢之章可云典麗

杯中麴蘖共推何遜之句梅裏香生匪同漁父之歌蘆中儀活長安直北無蔽日之浮雲大江以南破長風於巨浪者矣茲者河東鄴郡即古秦魏之咽喉也林慮上黨即古趙晉之梳臂也自昔閭之其地為重以今藩之其人實難僉議曰吁公足使也

天子曰可爾其行矣夫地名覃懷斯底亶懷之化水稱沇濟遂成允濟之功少室之花一歲而三開天壇之樹千年而不壞韓陵片石猶堪共語衛水

將與應劉
少儔

百泉。政可清歌。以知音識曲之人。憐賣履分香之伎。豈能無遺憾於銅雀玳樓而徘徊於繐帷井幹也與。於是不佞爲序而歌之詩曰之子領衆妙群有同不和。辟如珪璋美詎分在邦家。鼓瑟調既均俗耳猶不講。況稱同心者。篤契當如何。眷言聯行遊棄予不蹉跎。嚴霜澤揚施。朔風翼鳴笳。繁華洛陽道。岌業太行東。覽魏入鄴都。涉衛自朝歌。雖則盛古思。亦云離念多。所願崇德者。仰用答恩波。

傳而不膠。艷而不俳。有裘馬五陵之態。

音如集

下字有斟酌

似褒亦似譏不可假

○○○丘生稿序

余去年潞河與丘生別生以其所作文欲余題敘言余第應之而已未有以復也茲聞自長安來訪余於雞鳴山下索之不置余念別生一年所矣目之不能不逝也地之不能不遷也友朋之不能無聚散時事之不能無低昂也獨吾兩人相對慰藉如平生詎能忘情哉情之所關則亦聊爲識之而已後之爲夢寐爲感慨未必不因之矣若生之文是非可否則生以爲如是而余未必以爲如是

也余以爲如是而人又未必以爲如是也余烏能定之

言外殊有春秋如無枉筆無間心亦一作文槩閱法也

人能不落此套否

可云拔本然師友并人亦同于鮮

○○○錢伯庸文序

今之作文者如人相見作揖曲躬之際濶別致謝寒溫都盡及其執茶對坐別無可說不過再理前詞往往重復又如俗人唱曲以一句爲數句以一字爲數字不死不活希圖延塲及其當唱之處則又草草讀過而已噫此所謂時套也今之作揖不如是則人必惟之唱曲不如是則無人擊節賞音作文之趨于時尚亦如是矣其病在于無師友傳授而少浸潤之于義理徒逞其私臆求作新奇不

知友落套矣錢生伯庸其家師于岳水部之初其至金陵以之初書謁見于予予觀其人不爲時俗所染豈非欲隨地求師而汲汲于義理者予媿淺率不足以答伯庸伯庸歸試以其文質之爾師之初之初之初之作人無時套者也其論文亦如之

向文習于惟自是不相知强作相知語更如逢一人輒唱大江東去近則轉紆徐將無近是乎

此序似爲今時之藥

心雜神不淸心俗神之主

○○○洪崖游稿序

游山澤觀魚鳥至樂事也比之遊仙焉夫能遺除萬慮任情獨往雖峭壁絕巖迅灘飛瀨與夫猿狖之區百鳥之所解羽罘罦危栗無非寓目佳境者則其心虛而神適也心虛則神舍之神之所舍精華出焉故宜靈秀弔詭要眇弘肆如太虛之浮雲任其卷舒如洪海之應能恣其變化則神之所爲也藉令有一芥蔕于其胷中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近在目前不啻隔數塵矣况能形之詩歌傳之

好事者乎予性喜游遇名山川莫不裹糧駐屐者久之今年過南州尋仙洪崖會霖雨彌旬不得窮其幽勝獨取所謂蕭峰洪井諸處一寓目焉返棹入城問南州作者亦有游洪崖詩否則於友人鬱儀氏所得文明宗侯詩一卷而讀之未始不反復三歎于斯人之先獲我心也文明以王孫貴游不耽歌臺舞榭而山澤是樂固已奇矣游而形之歌詩詩輒秀色與西山競爽非胷中空洞神相為用者能之乎顧文明今則已矣其所不朽者在是而

諸公子雅好文。因鬱儀氏索余以言。故書是而歸之。正謂禽向之侶。不必在今日耳。

不直令用岩生色。又且令枯朽生光。

著難之

今之遊記要當祭酒

小册

○○○洪汝含鼓山遊紀序

作文惟遊山紀最難未落筆時搜索傳誌鋪敘程期洋洋纚纚堆故實于滿紙但數别人財寶而已于一種遊情了不相關即移之他處遊亦可移之他人遊亦可拘而寡韻與泛而不切病則均焉紀遊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間復出己意着色生采自然飛動及乎對境盤礴往往難之乃以爲畫不必似蓊遠近位置木石向背逼眞則礙理兩不入耳法既不傷于境復肖又何以似爲病也友人洪

汝含氏作鼓山游紀。余讀之。初若不汲汲于游者。或爲嵐翠招之。或爲友朋動之。或自崕而返。或登頂者再。惟隨其興之所適。及乎境之所奏。故其爲紀亦不爲傳志故實之所窘縛。與夫年月里數之所役使。神情滿足。氣色生動。嘻笑戲謔。皆成文章。以如意之筆。術奇難肖之畵工。此所爲合作也。傳詩之葛覃曰。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爲是詩者。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于此也。意汝含氏之游可謂樂矣。是宜紀。

遊紀。紀我之游也援大人以示榮掠故物以成句自已何在要使自我出奇遂令山靈易面。則不憂不切不憂寡韻矣

○○○題黔陽公配吳母誥詞小引

視辭多溢而視內行之辭尤易溢蓋詩稱無儀易主中饋聖人之所期望誦說于閨閣者如是而已愚不暇遠引但嘗獲閱嘉隆間誥命如其官封贈其母則曰某氏以子某官封如妻則曰以某官封其妻某氏而已不至如今日之駢偶雕繢洋洋纚纚以王言為聳悅也予閩中風俗父母年五六十以上其親戚通家子姪率科斂為軸上下四旁刺繡緣金璀璨奪目甲于海內幾損中人產之半而

如是失制誥之作

然價倍婢可見文亦非所重

貨文字于餖飣家胄大老銜而用之計乞文之費不能敵製輴百之一而其所爲文者與其人了不相蒙彼皆效尤以自揚詡稱盛事予乍見之輒爲赤頰而汗背久則付之一咲而已予故友黔陽令吳髫石元配某孺人者旣從夫以貴又廸其子于克成春秋週甲禮穫稱觴而次郎汝鳴不欲效世俗之所爲乃訪淸漳揚君善繪事圖列松楂女蘿桃萱芝蘭之類不踰尺幅生機勃勃無寒燠朝暮而常新視諸雕繢聲帨無情而速朽者不大相逕

受者汗而面者矣

庭耶夫松栢女蘿堅貞而纏綿者也萱喻北堂之
義桃徵久熟之期芝蘭以志子孫之遶膝而盈堦
屬詞比類若固有之譬諸草木猶臭味也汝鳴之
友通家子姪各賦一題予輒喜爲之弁
原無可書安得使言與人稱雖然還恐文不能
如軸之璀璨也

賦有今昔之感

○○○春風樓記

夫山譎水羸則能蕩之而來鰲深舟固則或負之而去故樓居爲仙人之所好而水上爲智者之逸樂也余今年客豫章住在東湖友人李雲將氏門楣相對一呼卽集時坐春風樓中春風樓者其尊人孟乾公之所創也孟乾一代風流千秋命賞鋪雀春深瑤臺月滿嘗有春風微籟被之絃管搦其景光矣至今烟霜傍岈猶疑綺障之施晃鶴孚波尚作清音之和者也雲將屬余所以記之余見東

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噓吸風雲者誰家別業
若箇良工衹似秦娥背鏡孰映黛光吳駟過門徒
看練影者哉君風樓若為東湖而設而湖遂得為
此樓有也層構既崇八窓自豁堂麗而華房窈而
曲集球履之上賓擁翠鈿之佳麗玉杯範雪銀燭
擎烟中無不有外別一區天井載浮空廊受浸樹
勢半欹苔痕盡染既風生其薦葵雖月晦而駐明
東西兩廂俱有長垣爲公府之所築乃爲我而闢
市塵矣西山透迤而來猶窺一抹似露半眉落[illegible]

倒景則由金峯之盛粧也南面相對其爲長隄高柳者杏花樓耶雲日在杏花樓時作燕支色其在椰樹之上依稀椰色也東南水特覓地勢若少缺湖中島嶼有蘇公亭崎之望此輒有無窮之想余一夕與雲將汎小艇問其處西山霞氣蒸人中流聞蕭鼓聲渺渺自空墮回視春風樓如在蓬島而我輩已神仙中人矣

紅嬌白媚同笑春風翠尾朱櫺高侵碧落

咽如蟬吟

○○○遊武夷山記

以七夕前一日發建溪百里抵萬年宮謁玉皇太姥。十三仙之列。履漢祀壇即武帝時所謂以乾魚薦武夷者也。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峯巍然首出爲大王。次而稍廣爲幔亭。按志魏子騫爲十三仙地主。築升眞觀于峯頂。有天鑑池摹鶴巖諸勝。以始皇二年。架虹橋而宴曾孫。奏人間可哀之曲。今大王。梯絕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蟬咽哀草矣。玉女兆鬖之下。數里爲一線天。道經友定故城。虎爲政。游

雅有點染

人不敢深入兩崖相闔者里許中露天光僅一線有風洞白玉蟾斬蛇於此今祠之而肅殺之氣猶存云移舟過大藏峯踵御茶園萬磴而上其山如鳥巢蓋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爲更衣臺渡隔岸謁朱子所讀書拜其遺像猙獰文之以一逕入雲窩陳丹樞修煉之所存其石竈出大隱屏以西登接筍木梯鐵縆之路視上則恐錯趾視下則恐眩目于盤而度龍脊迺有仙奕亭可憩修竹鳴[illegible]之外黃冠啓閉于丹房而已天游雖稱崔嵬遜之

然迢遰可肩輿入登一覽臺於是三十六峯之勝
可屈指數矣復命舟里許過臨嶺爲陼石堂小橋
流水之中度石門而桑麻布野雞犬聲聞依稀武
陵之境乎於是望鼓子峯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
棧道相爲鈎連叩巖石逢然作鼓聲巖下爲吳公
洞洞旁爲道院是游凡以次達九曲矣乃歸萬年
宮從山麓走二十里遊水簾亂崖飛瀑而下衣裾
入翠微盡濕以別澗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學佺曰余攷武夷祀典志詳哉其言之則知人

主之媚於神仙所從來矣。始皇遣方士徐市求僊
海上。而武夷不少概見。何以故文按魏子騫遇張
湛十三仙。及宴曾孫。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
後無聞焉。夫山靈之不以此易彼明矣。語云遺榮
可以修眞。是之謂夫。

穿林度壑。目悸心搖。棨能出之毫楮。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二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艮楨贊皇評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上。即絕塵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詠甚多。相傳李白讀書于此。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于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峩眉山。白帝城蜀道難

韻人自有韻語

婦人稱子偏能知賢

等篇在集中可攷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屬詞不偶輒爲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妬則東蜀楊天惠所載矣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詩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臥月下花影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于冰壺也此眞天仙語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郎婦人稱子能知之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縣人至爲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余詩落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益甚致

慨焉黃魯直勒封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南肇
鄢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愚謂
太白宜讀書此巖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
好古樂然予門人與客陸君升彤等唯唯叶力遂
書源委於道士常明且系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
之精隴西帝裔產于昌明起家少吏不習逢迎牽
牛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
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岧嶤崢嶸梃然拔出巧類削
成素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上大非世情棲泊

岑躍句拙人心有太白也

厥迹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追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岑躍爲眞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飲其聲清泠何以祠之厂巖上平裁虹爲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自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然不見涕泗沾巾聿覩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二美則幷江山勝槩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湮

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則是千秋亦不必有太

自愛無時已則祠亦無時已愛無處無之則祠亦無處可無無記中殊有依稀惚恍之態鑒想極其玲瓏

山吏部稽
草散各行
其是不得
相訾

○○○壽丁亭文奉常五十序文

去歲亭文歸自長安懇予石倉之圖予笑謂亭文曰夫子別我二年餘予與劇予履閒固有分矣然子之用舍陟降人人亦得以是非白黑子子之所爲苦必調停以求無失乎內外者亦得以謬口雌黃而務快其私臆孰若吾之引一泉則源源而來種一樹則勃勃而長移一石則與位置相安搆一亭則與情境相肖予固不擇人爲取予人亦罔[illegible]予之短長囂囂然陶陶然吾之[illegible]子其孰得孰失

也歟哉亭文曰予忘世之談也予誠無得以難子然子之亭臺山水之樂豈無待而然者耶而其營度布置之巧又能不用其心而然者耶予復笑而應曰予之用其心也是博奕猶賢者也而其有所待也是冷冷御風者也然予與夫子二十年之交其初也予爲武林李官以一介之使而導予遊天目矣既乃俳徊于藤山之梅塢其子遷民部時[illegible]又既乃夜半過予之浮山其子起家選君時取所以剖心析肝出口而入耳者豈故能別剏一機局

寫出不得已本意

與世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也人情物態閱歷轉深門戶谿徑推求愈舛君平棄世。世棄君平耶。今無子雲。後日無子雲耶。子何見之晚也。亨文曰。子之言然。是日乃亨文誕。與其仲偕。予命兒子侍。舉一觴爲壽。越次年爲亨文五十。溫陵與三山有數日之隔。予述此以壽之。亦使人知予與亨文之交情以千古爲旦暮也者。

超脫

泉石無情故。無是非黑白。然使人盡以是爲慮

將國無任事者矣。總是英雄失意。故以調人

○○○鄭母九十壽文

夫壽者人之所最難得者也而婦人為尤難何者順逆之境喜怒生焉亦人之常情也而婦人者其權聽之于外既不獲以自由其意蓄之于内又不能有所節宣觸境之間恒逆罔順用情之際少喜多怒皆足以傷生伐性而損壽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為嫁女必勝吾家者則由豐而之嗇難也曾公叔大夫之母而紡績不替者則由嗇而之豐又難也予覩于新安鄭君母可異焉母由自其溪

不爲境役則心靜靜爲壽徵

南吳氏望族矣治千金裝以嫁亦至夥郁矣于是歸鄭之日而鄭家中落也則所謂不如其家者也母毀簪珥以資其外至賢矣供滫髓以事其姑至孝矣于是佐鄭有年而鄭家復振也則所謂不期奢而奢自至者也毋于處嗇不見其嗇其于處豐不見其豐豈非境變而心則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捌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予之長也一出一歸使其勞逸均焉而其爲德于鄉也趨者夷崎者除令歲大祲議賑則獨數中人產以應郡大夫之勸

焉秋之日鄭君告歸爲予述曰此予母之事也
年耄期至矣敢請予聞鄭之宗族鄉黨蓋以鄭先
之百歲汪大碩人祝母矣又聞鄭君之遣一介于
吳楚間乞言李朱顧三大史氏矣質言之莫其宗
族鄉黨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烏復贅但覩
夫母之壽徵蓋有得諸性情之正而不爲外境所
役役者則賢乎人遠矣書之以備女誡

世多尤婦人之悍者此云多怒少喜恒逆罔順
却又是其宜然矣使非云伐性傷生易至損

壽几熾悍風

一剖再剖直知有親不知有身豈云衍故事而已

○○○孝子黃道祿傳

予里有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疾。先大夫爲一表章之。然稱受揶諸當事者。予歸而處之含傍。日給私廪一升而已。其于宣揚風化之道固欝而未暢也。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矣。頃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釐飭甚具。民間有懲惡圖

不報聞。于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閭井間劄編籍之羡金以餼之。于是見聞者人人慨息謂孝哉黃氏子。且感歎中丞公之有造我閩厚也。毋以子處隣黨宜有言且以言贈之者。不尤侈于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乎。予常誦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經經以立身揚名事父事君爲孝之至其于毀體殘膚與傷生而滅性。兩者皆譏焉。故人子而割肝亦毀傷之類也。若爲吾夫子所不取。然事有常變。行有經

權恒根于心之不容已者則謂之孝彼黄口者流既未知學問所謂立身揚名者謂何秖見其父母之疾阽危吾惟有肝可剖則剖之耳又見其母之食肝而愈則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若甲一思維着一擬議則安能剚刃于胷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謂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固幽遠而難測又不然僥倖于性命雖可一而不可再也是故謂黄氏子之孝純乎天也可履變而若常也可謂其要鬼神于前而餌榮名于後也則不可

割股不與旌表懼人傷生也上不可無此禁然毀親之身活親人子何妨有此心根于心之不容已一句蔽盡千百之疑

○○復同寮啓

同官爲寮誼比友于獨切未見君子心將道路俱馳何意先施不遺後進敬聞命矣恍如大樂廣張復受餐焉奚啻貧兒驟富所望左提右挈奉周旋以無虧庶幾拙逸賢勞補造化之缺陷開大雲盡碧天無際

○○○冬至復同寮啓

佳辰長至台福懋膺筆書雲物之間三川正滿身附日光之下一線初長惠損朱提尊開白墮立對

西山之雪信彼飄飄行看盍部之星同茲耿耿

詞鮮思雋

○○○生日復同寮啓

棊馬齒徒增魚鱗已滿故園此日惟坐對乎梅花西蜀經秋乃不勝乎蓬梗辱在存于長者驚造化之小兒去日苦多視無聞不遠矣荷天不棄就有道而正焉

能化腐而爲新

○○○謝南大理啓

絕造語力

一紀郎曹牛栖遲于棘下空名吏籍麋廪祿乎庭中玄武湖光時時在目鍾山翠色耿耿于懷惟寮誼高故爾流連光景而別離遠特然問候起居

挹湖光于玄武奪翠色于鍾山故饒秀爽

○○○金陵諸友啓

南曹太閒西蜀太忙光景難乎恰好當時不覺過後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鍾山坐享十年之福峩眉汝嶺行探一段之奇教士文翁袛慙前哲尚玄楊子空待後人若問西南夷何妨雅化如過八

十日即是歸遲

勁利劒初脫硎

○○○生日復武職啓

不佞書生生世碌碌無奇豈如大將將兵多多益善惟三巴疲敝仗鎮靜之遠猷斯一日偷安切感恩于同事兼蒙記憶觵極情文顧馬齒以增慙惶

龍韜而爲烈

新警

○○○年節復同寮啓

同事一年、感莫深乎提挈、先庚三日、義有取乎丁寧、望若春光、潤之甫力、曲終及始、循環之理無端轉歎爲豐、造化之能以見

○○○年節復武職啓

歲云暮矣、武功當與之成、庚者新乎、天寵自茲而始、不因保障、誰樂年華、仗裏東風先入將軍之樹枝頭（戔雪）乍傳隴客之梅、感此有心報仍藉手、

識　讀之星

○○○荅畢見素書

弟林居十年卽受庇十年玆者臺擢九列雲泥分隔然亦有陰受賜者老杜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此之謂也遼事未已徵及閩中戰艦八十隻以費計之萬金有奇當事者固不妨搜括設處以佐公家之急但南北異宜膠萊難度而海島群寇自福州下竿塘以至隣淅之東甬吳之蛇山蜂屯蟻聚出没如麻所少者戰艦與糧食耳玆恐鴐舟之人未必能多卽多亦不能齊發風濤之中主客

强弱之不敵所謂資寇兵而齎盜糧者非即此哉是無益于遠而有損于閩也伏惟老公祖垂念舊德不斷仁言乞爲停止以紓困亂地方甚幸福澤無疆畏壘尸祝又其小者耳

利害明晰與國策顏率語同

破者堪輿常解

〇〇〇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一

洪山寺施茶圓滿住特惺安與余議及上層左膂結數椽安单以處雲遊者一餐一宿甘苦共之予讚歎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即大乘宿植福德之根也或議洪山水聲灌耳門路走瀉以形家法繩之不能招賢聚衆恐是舉徒勞而罔功予笑謂之曰水聲灌耳正喜其清門路走瀉正喜其野人惟此心爲五欲所局則三界五行皆得而局之順者吉逆者凶其大較然也苟發一大乘心即超于三界

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能禍福之政如無邊身菩薩望佛頂了不可得耳予願住持者以此爲本等事業勿憚煩勿偏見他人粥飯即自家粥飯又願檀越以此爲無上因緣勿分別勿倦勤今生福德即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衆不能持久則予先受三世諸佛之誅而還以誅世間當得犂舌之報纔爲風水先生一吐氣耳書此以券來日

僧家幻住說甚風水溽清野一艇將上人入天上矣却恐塵俗之想難空

石頭菴募米疏

石頭菴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響緩則文與高人韻士踵聽無窮疊疊酬酢不勸而後樂可知也假令舉竹徑為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爲庸俗有金錢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日樂其中揮麈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絕則其徒之事也其徒某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水竹可與高人韻士領受若米須得有金錢人

往來有是師。不可無是徒。



容印上人焦山參禪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雪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寞之間而遇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參學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則有以饋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以無任故

常生不滅。先生有以示之。更欲何處參討。

○○○　鷲峰寺前脩路疏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即供養人受人布施即布施人四方糧艘集于岓傍喜施之米日不匱絕師必簡其精上者以待四方之僧眾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眞住者其徒也余今年室人不祿延之誦經脩諸法事上人耆宿敬愼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住鷲峰寺門前之地雨則溢晴則陂竊欲刻而平之左至于城右至於橋公

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歎善哉是言鷲峰余所常遊之地門前椰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增潤每一覽觀輒爲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剎僧寮不知其凡幾但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爲尋常此事外而忘內者也又精居處而視殿廡爲秦越此事內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垢其身體而粉諸頭面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爲美觀乎爲受用乎佳上人之戒臘老而彌愼一切所有公之于人絕無二者之弊矣余聞其師守心六十禮懺

壁上紅光爲人受記聾者復明此皆天王龍神護衛應令不偶而然令上人之有是舉將見歡喜者道路之輩一歎者關梁之神既以紹其師之教又以破僧俗之痴不爲衆善備也哉余故樂爲之言

乙巳歲端陽日

以大公行爲布施布施可必其不染此正動人處

孟瀼可与丘風書扇了公遮同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予友商孟和宿根有慧性者而檀施一門未之啓佛慈獨喜超宗上人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說法臺其地故與辟支巖相近絕壁龍潭噴流于佛爲支提山最勝處而昔天冠菩薩說法于斯雨花繽紛者也孟和愿捨百金而詘于貲乃作畫百幅以代之勝緣韻事兩者兼焉顧謂予何可無一言相印證予竊聞佛以六度萬行度大菩薩而六度之中又以檀施爲首大凡以財施以法施皆施也而自

宗道法者毋不宜世法

捨其慳囊邊見人我貢高之念尤施之大者也是故檀度能攝乎衆度而爲作佛之根本以此孟和極言超宗上人坦直無諂曲眞心爲衆汲汲于津濟學徒恐人媢笑其迂而害成者衆夫直心是道場普心爲慈父此正可以肩任大菩薩行而不笑不足以爲道者然予聞之古德云平常心是道力願上人以無量無邊功德但作尋常去毋分別于大衆毋二三其始終則上人已自得檀波羅密矣

以商君爲創始先生之文爲勸緣更有坦直者

爲之墓可云三絶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

歲丙辰寧化丘德長來于上饒覽園池之勝因言其家所謂溫泉者岩壑玲瓏互爲明滕縩則可席濫則可舟故子遊其還里詩有暗谷朝光瀉冰花夕露滋之句隨訂以某時往遊未果然言此而心已馳于彼矣乃未幾則德長以其尊人訃來又未幾以其尊人襄事之期來且屬予誌而銘之予忝通家生芻之誼闕如乃復鉛槧是斲薄塗章按狀君諱某字本元尚攷丘氏之家溫泉者已數世

而至本元君族始張。乃本元君之張其族者。不以驷馬而以文學。不以素封而以德義。然其家之逝者藏。孤者立。阡陌治而倉庫充矣。而其爲弟君子者。補于庠序秀于成均。又未始不券驷馬資也。君以其餘力而好游北走五臺西上峨眉東南歷南海九華及匡宕五嶺武夷鯉湖諸勝。咸寓目焉。君又以其餘力而攻養生家言。遠之純陽子。近之龍江先生。覩諸夢受諸口。詎不以君曰載道器而異夫諸腐肉朽骨者乎。君且祠宇之津梁之公諸衆

人而匪一已私也君之贍族周急焚券造梁不私
其財亦復如是君逝距生年七十有五卒之日不
一言及家事氣定神完其效驗章明較著矣銘曰
泉之木其沸如湯岩隱而朝光君生于其傍高下
在心不言躬行內勤外施一弛一張門庭旣立游
于四方老而好道詎歎望洋桃枝之穴厥兆彌昌
情以治身斯爲善藏
不虛不實不卽不離欲措以諛墓而不得

不憚勞而
□□若鑒

□□內江喻在莪墓誌銘

楚蜀相接之地岑谿險惡夷酋雜處禽諸獸怨情形靡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天子威德諱兵柔弱權兵不靖蠢甚難言之矣然挑釁多在邊帥貽禍則在小民人但知行間矢石之屠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更苦但知事中之馳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淆也噫難言之矣予同年喻君繩祖初試為沅陵令云其時有播之亂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

方烏合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愆期急之則難必其命縱之則逃匿操之將變自內出噫難言哉若以縣令而督餉以文弱之軀而走箐壑之險以調停之術而爾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倖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責者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與夫開疆拓土之念較則必不勝矣身在鋒鏑之中者猶能决勝于俄頃而致遠任重之勞與夫掩敗爲功之術較則又不勝矣有勝有不勝則其爲功也爲

不居功而居罪非正豪傑肺腸

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于不得已之役而委宛紆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爲功而以爲罪可也雖終其身焉德不勝位賫志以逝亦可也君自沅陵調棠邑陞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都下而卒以視乎播與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後君死者使苟有殺一不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遺憾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同年之誼且守土乃爲銘曰予治蜀也知蜀事觀君之所爲也

慨有不平

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惑乎君罪龍洞之陽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以理推之世逾昌

內地之民不驚邊鄙之民易擾纏急則逸益樹之敵人孰知之讀誌猶令人想當日之難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土婦人以夫爲歸人以死爲歸死以土爲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順子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家即夢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七年余姊長適人是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以壽終即得祔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生孫又六年余以

南京大理寺正被

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雲山。爲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戾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聞其家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無異也。或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俗之傲也。爲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能事事順也。愛子以疾。撻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盡

焉逝之日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兮以壤侍兮余母志兮
指一歸字宛轉成誌不土本而成梁
每恨作誌者語刺刺不休今多以議論成文且
簡絜可喜

常侍中大
敗逸力

○○○祭徐惟和文

噫予昔送子于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汎汎而歸兮。未及一年余金陵旣謫居兮子貽我書余荅子以再兮。忽往其虛余聞計乃反走兮爲位而絕徒悵不得歸兮今歸何益旣登子之堂兮復省子之殯宮欲招子其來下兮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于時節兮奄忽長至乃告子以文兮一字一淚曰人[illegible]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而不得兮何景光之甚迫也爾才太高兮神朋嘯號爾器太利兮遣

哀怖中數出其人之可忌

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兮死而不以為天爾生前其急人兮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兮去世若徹屣子雖在地下兮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立名兮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兮予後死之有春秋

哀甚楚些而明爽過之

[illegible]云造物無心無術

○○○祭樵子壻文

甚矣人之不可與造物爭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兒而人不能出其彀中苟欲與之爭則必號呼跳躍蹶張其氣力以求勝而造物者復以柔道處之于是乎有拔山蓋世之雄明察秋毫之智而不忍于一婦人女子不慮在衽席之上而不見也豈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噫君之與造物也其猶有爭氣耶君家季豹數年爭之不得而死弗以前車誡也君才足以用世而不盡其才少年文美鮮皙風流豪爽

樗蒲百萬買笑千金。行且罄矣。後來交游者。未之聞見也。誰能在今日作數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憤激。臨死誡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歸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餘而卒困阨我。或庶幾其悔禍于君之後。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嘗有所厭足。是使鏌邪干將。多缺折之患。而受繞指之化也。豈不傷哉。君其有靈。其聞斯言。

滿楮悲憤語激而奇。

○○○葉君節秋懷詩跋

予觀詩說曰春至艷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艷爽不能以相悅豈二序涼燠肅顧顯自爲政耶秋之色素衷相輸者誰也秋之韻長與相屬者誰也則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婦人女子之所能辨也予復有說焉詠美人者必以花草詠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固入畫圖圖畫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于形似此皆詩家之正脉韻士之極致也

予錫葉君節少年爽朗剛腸素臆之士乃其爲秋懷詩則若寤寐美人而馳情于佳冶者雖曰禀哉秋之爲氣殊輕柔宛轉不勝可憐春也此固文人所藉以遣其筆端而潄芳含潤哉若必舉其人以實之指其事以証之則亦不但痴人前說夢矣

女懷春動于艶士悲秋動于爽實是以類應